

# 中东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文化挑战

张燕军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安 710111)

**摘 要:**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中东国家普遍面对着国内二元文化的挑战,民族国家建构存在着极大缺陷。其根源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各民族和利益群体对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分歧在文化上的体现。中东国家要解决民族国家构建问题,根本答案在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并使各民族平等分享现代化成果。

**关键词:** 现代化;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二元文化矛盾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09)04-0046-06

中东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丰富着中东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使中东地区在民族国家建构上面临极大挑战,由于历史原因及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导致其普遍面对文化冲突和二元文化矛盾。

## 一、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二元文化矛盾

中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取其广义,即在传统中东概念基础上,将马格里布国家(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苏丹、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等涵盖进来。当前,中东民族国家建构面对的二元文化矛盾包括:

### (一)基督教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中东是基督教的发源地,虽然基督教产生后没能在中东地区普遍流传,但仍在个别地区顽强生存,而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其对中东的宗教和文化渗透也在同时进行,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二元文化矛盾。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基督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也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的由信仰伊斯兰教和信仰基督教两大宗教居民构成的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初,前者人口约占60%,后者约40%<sup>[1]</sup>。

早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黎巴嫩开始形成以教派归属为基础的政治体制,1926年,宪法更明确了以教派人数为依据分配权力的原则,独立后的“民族公约”肯定了教派分权制,这种独特的国家组织方式虽然使黎巴嫩获得了暂时的安定,但它却给黎巴嫩长远发展带来了灾难。

严重的二元文化矛盾导致国家认同感缺乏,对教派和家族的忠诚超过了对国家的认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无法得以建构,使得黎巴嫩独立后始终处于教派割据状态。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人口比例变化和各派别之间实力消长,原有平衡被打破,导致了1975—1990年的内战及以后绵延不断的冲突,国家现代化受到极大破坏。

### (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犹太文化

犹太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属宗教性极强的文化,在19世纪前,两者在中东地区的矛盾并不突出,但从19世纪开始,在帝国主义支持和犹太复国主义推动下,全世界犹太人大批移居巴勒斯坦,并在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

之后,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侵占了大片阿拉伯土地,以籍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国内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根据以色列

收稿日期: 2009-04-17

作者简介: 张燕军(1978-),男,山东曹县人,博士,主要从事中东现代化研究。

中央统计局 (CBS) 估计, 在 2001 年, 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约有 120 万, 是 1948 年规模的 8 倍, 几乎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1/5, 其中的穆斯林占 82%, 德鲁兹人占 9%, CBS 预测到 2020 年, 阿拉伯人口中穆斯林的比重将达到 85%<sup>[2]</sup>。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建国之日起就宣称, 以色列是一个犹太民族国家, 建国后其内外政策都突出国家的犹太性质, 1950 年通过的《回归法》、1952 年通过的《国籍法》、1985 年通过的《基本法修正案》都是为了确保犹太人的主体地位。但随着以籍阿拉伯人口的迅速攀升, 以色列的歧视性政策以及阿拉伯、犹太两个民族间的深刻隔阂, 使以色列遭遇到深刻的文化矛盾和国家认同问题, 不得不面对成为“民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的艰难选择。

### (三) 非洲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 非洲居民多信仰原始宗教或基督教, 公元 7 世纪中叶后,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 将整个北非地区纳入阿拉伯帝国版图, 并很快实现了文化和宗教的同化。之后, 伊斯兰教又通过和平手段向西非、东非等地区扩散。

中东地区国家中面临非洲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矛盾的主要是毛里塔尼亚和苏丹, 两国的主流文化均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而黑人所代表的非洲文化则处于弱势地位, 文化的二元性使两国国内局势长期紧张, 引发了两次苏丹内战和 1989 年毛里塔尼亚的种族冲突。

### (四) 库尔德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

中东地区众多民族中, 只有阿拉伯、波斯、突厥和犹太四个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而其余民族则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其中库尔德人问题尤为突出, 以情况最为严重的土耳其为例, 在其 6 000 万人口中, 库尔德人约占 1 500 万人<sup>[3]</sup>, 但从建国开始, 土耳其政府就否认库尔德人的存在, 将其称为“山地土耳其人”, 并将其大量从原地迁往西部地区, 争取独立的库尔德工人党 (PKK) 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 导致约 3 万人丧生<sup>[4]</sup>。

### (五) 其他文化间的矛盾

中东地区少数民族中, 未建立民族国家的除库尔德人, 还包括科普特人、柏柏尔人等, 其中柏

柏尔人主要分布在北非, 其数量在 1 500 万 ~ 2 000 万之间, 其中摩洛哥是柏柏尔人比重最高的国家, 根据 1992 年研究, 柏柏尔人约占其总人口 30% ~ 50% (在 900 万 - 1300 万之间), 其次是阿尔及利亚, 约有 450 万<sup>[5]</sup>。

以摩洛哥为例, 其国内大部分柏柏尔人虽早已皈依伊斯兰教, 但未被阿拉伯—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绝对数量仍然是北非最多的, 他们多居住在阿特拉斯山区和沙漠地带, 固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两种文化的矛盾虽不明显, 但其存在本身就对摩洛哥的国家团结构成隐患。

## 二、化解文化间矛盾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中东国家对本国的文化、民族冲突早有认识, 并采取各种手段来消除这种隐患, 以期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依据方法和手段的差异, 可分为以下类型。

### (一) 暴力型

以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对库尔德人的态度最为典型, 它们对本国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活动中基本上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 其中土耳其尤甚, 一味强调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拒绝进行任何谈判和对话。

与土耳其相比, 伊拉克政权相对虚弱, 偶尔会寻求同主要的库尔德派别达成和解, 虽然它从未兑现承诺, 萨达姆上台后, 对库尔德人政策趋向严厉, 在 1980—1988 年的两伊战争和 1991 年的海湾战争期间, 库尔德人乘机恢复了寻求自治甚或独立的武装斗争, 但如同 20 世纪 70 年代他们的努力, 在短暂的军事胜利之后, 都被萨达姆击败并遭到屠杀<sup>[6]</sup>。

### (二) 区别对待型

建国伊始, 以色列就将民主、西方视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并以犹太文化为核心构建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现代民族、民主国家,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犹太人的利益在以色列被优先照顾。

对阿拉伯人的政治歧视是一个事实, 在以色列建国将近 20 年的时间中, 阿拉伯居民一直遭受着军事统治, 直到 1966 年才结束; 而且以色列回归法明确规定: 以色列国是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犹太人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这是其他任何族群都无

法享受的特权,阿拉伯人获得公民身份尤其困难<sup>[7]</sup>。

以色列主流社会对以籍阿拉伯人对国家的忠诚普遍持怀疑态度,虽然以色列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但从安全角度考虑,不要求阿拉伯人服兵役。但这变相剥夺了阿拉伯居民的公民权利,因为在以色列福利是和服兵役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服兵役是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以及成为未来政治领袖的重要条件。

### (三) 妥协型

在解决国内二元文化矛盾方面,黎巴嫩属于典型的妥协型国家,1943年的《民族公约》确认教派分权制,规定: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出任。这种妥协虽然暂时保证了黎巴嫩的独立统一,但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巴解组织的进入打破了原有脆弱的平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其做法可谓是饮鸩止渴。

### (四) 一体化型

对本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采取一体化政策,代表国家包括:毛里塔尼亚、苏丹、利比亚等。其中利比亚较为典型,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04年报告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一体化政策违反了国际法,报告指出:其1969年的宪法宣言第5条公开宣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不适用于柏柏尔人”,对利比亚而言,柏柏尔人的历史、语言、文化和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利比亚教科书将其领土上原住民柏柏尔人称为“古代阿拉伯人”,这是蓄意否认柏柏尔特征的存在,其目的在于将这个国家柏柏尔意识的所有痕迹全部埋葬<sup>[8]</sup>。

## 三、理想与现实——二元文化矛盾引发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问题

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和民族构建(State Building)三个概念普遍流行、共同使用,来描绘同一种历史现象,即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道奇特的风景。

所谓的“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就是“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双重进程,“国家构建”指的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存在、使用

和更替的合理化过程,也即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经济权力之间关系建构的合理化过程;而“民族构建”则是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包括个体、族群在内的社会活动者共同“认同”感的达成。这需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心理取向等要素的形成;二是这些行为者生存空间的确定化,这要求有共同的生活地域<sup>[9]</sup>。

与经历了几百年历史的欧洲国家相比,中东民族国家相对年轻,在民族国家构建的两个层面都不完善,“国家构建”方面:权力的产生、使用和更替还保留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民族构建”方面:中东地区主要民族都已建立自己的国家,形成了确定的生存空间,但问题在于,部分民族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宗教、民族的差异使得中东国家内普遍存在二元文化矛盾,缺乏共同“认同”感,影响民族构建进程,其问题有二:

### (一) 导致国家的分裂和碎化倾向

塞浦路斯和伊拉克是比较典型的国家。早期塞岛居民是古代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后裔,16世纪后,奥斯曼帝国控制该岛,土耳其人及伊斯兰移民开始进入,希腊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塞岛的冲突也由此开始,从而为几百年后国家的分裂埋下伏笔。1960年独立后,希、土两族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并于1975年2月和1983年11月先后成立了“塞浦路斯土族邦”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之后,塞浦路斯以绿线(Green Line)为界,国家陷入长期分裂状态。

伊拉克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一战前,伊拉克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分为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三个行省,一战后,根据协约国在意大利圣雷莫达成的协议,伊拉克正式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21年英国扶植的傀儡政权——伊拉克王国成立。而库尔德人的建国愿望却因为凯末尔革命胜利,以及帝国主义的殖民瓜分而破灭,从此库尔德人被分割在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四个国家内,但他们从未放弃建立民族国家的梦想与斗争。其中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绝对数量较少,但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四个国家中最高的。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库尔德人寻求独立

的活动愈演愈烈,与政府进行了长期武装斗争,1979年萨达姆执掌政权后对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采取坚决镇压立场,库尔德分离运动陷入低潮。但海湾战争使库尔德人获得千载难逢的良机,1991年4月,美、英、法三国以保护伊拉克境内少数民族为由,将其北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三个省:埃尔比勒、杜胡克、苏莱曼尼亚,约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设为“禁飞区”,库尔德人从此获得事实上的自治地位。2003年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库尔德人政治势力进一步膨胀,成为与什叶派并立的两大政治力量,在2005年大选中,库尔德政党联盟得票居第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主席贾拉勒·塔拉巴尼成为伊拉克总统。

2003年11月,伊拉克临时宪法一过渡行政法(TAL)向库尔德人自治提供了几项保证:(1)库尔德斯坦地方自治政府(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KRG)继续保留;(2)库尔德语与阿拉伯语同为官方语言;(3)除外交、安全、国家预算以及对伊拉克自然资源的控制外,KRG有权调整伊拉克法律在库尔德地区的应用,其权力还包括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征收税费,保留对警察力量和内部安全的控制,允许库尔德武装人员继续合法存在<sup>[10]</sup>。

目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拥有自治议会、政府、法院、司法及税收机构等,俨然是国中之国,同样存在库尔德问题的相邻国家担心,伊拉克会成为本国库尔德人效仿的榜样,民族、宗教导致的二元文化冲突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

## (二)内战

苏丹地处阿拉伯北非与黑人非洲的交界地带,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非洲黑人文化的中间地带。12世纪中叶伊斯兰征服运动以后,尤其从13世纪开始,大批阿拉伯人移居苏丹,当地土著部落相继被征服并皈依伊斯兰教,到15世纪苏丹北部已经阿拉伯—伊斯兰化。而苏丹南部地区的黑人,即尼罗特人、尼罗哈姆人、努巴人等继续保持着其固有的传统信仰和文化,约占苏丹总人口的30%<sup>[11]</sup>。

1956年宣告独立后,由于在国家权力分配、宗教、民族、文化、教育及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民族国家构建的两个方面都未能实现,在“国家构建”上,由于独立后苏丹政权在实际上推

行排斥南方居民的政策,南方黑人对中央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民族构建”方面,由于深刻长久的宗教、文化差异和政府错误政策,使得“共同认同感”非但没有形成,相反,民族间隔阂有拉大趋势。最终结果导致1955—1972年和1983—2004年的两次内战,第二次内战成为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之一,长期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使国家伤痕累累、筋疲力尽,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在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下,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2004年年末达成停火协议和全面和平协议,但协议的执行充满着坎坷,尤其是2005年南方领导人约翰·加朗的遇难给苏丹民族和解蒙上了阴影,苏丹要实现民族和解和完成民族国家构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四、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文化矛盾——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在今天的世界上,除日本、韩国、朝鲜、波兰、冰岛、爱尔兰等国勉强可以称为单一民族国家外,其余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都体验过国内多元文化的挑战。冷战后,美苏两极对峙时代受压制的民族、宗教矛盾喷涌而出,据此,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争议极大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题,亨廷顿的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学术界和媒体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的新工具。

与此同时,德国著名文化学者迪特·森格哈斯创立了文明(文化)内部冲突理论,所谓文化的内在冲突主要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各个文化的内部所出现文化争论和文化斗争。<sup>[12]</sup><sup>3</sup>其动力是源自西方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由于发展中国家均属后发外源类型,因此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和被边缘化的危险,为应对这一问题,国内各个利益集团都站在自己立场上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因利益差异和对形势的认知不同,各方的争吵和斗争是难以避免的。森格哈斯教授还指出,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直接相联系,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内在冲突出现了两种发展情况:其一,鉴于卓有成效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领域的现代化得到

加速,这一情况主要出现在东亚和东南亚;其二,鉴于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问题,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危机,从而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不断加深,文化发展也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第二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在那里,鉴于现代化发展断断续续,并出现了深刻的发展危机,从而在那里形成了类似于内战的、争夺政治权力的、相互对立的文化斗争阵线<sup>[12]5</sup>。

中东因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丰富的石油资源、作为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的特殊位置以及与世界现代化的先发地区——欧洲相邻等因素,其现代化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1)外部大国:随着奥斯曼帝国衰败,中东在17—18世纪以后就成西方大国争夺的对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控制了埃及和海湾国家,建立了“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并同俄国一道将伊朗变成半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成为法国势力范围。一战后,英、法、意等国又进一步瓜分中东,英国占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变成自己势力范围。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进入中东,中东成为冷战格局下美、苏两国全球争夺的一部分。他们推行分而治之策略,人为制造各种矛盾,导致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2)伊斯兰教: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伊斯兰教在中东所有国家都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是中东国家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3)动荡的地区局势:二战后,中东成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其间爆发的战争有:1948—1982年,阿以双方五次大规模的战争;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2009年1月,以色列展开“铸铅行动”,全面封锁和进攻加沙。除去上述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东各种小规模战争、武装冲突不断,也是世界上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中东现代化就是在各个国家、民族和集团的斗争中进行的,斗争结果影响着利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对国家现代化进程与选择具有重大影响。(4)政策的失误:二战后,大批中东国家相继独立,面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其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心态相当迫切,因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过激和不

符合本国实情的政策,如:过度强调主体民族的地位及其文化、漠视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符合国情的社会经济政策等,从而过犹不及,导致现代化遭遇坎坷和发展的不连续,使得国内各集团间矛盾显现并激化,国内文化间斗争加剧。

因而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中面对的二元文化矛盾,其实质是现代化的产物,只有解决好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元文化矛盾,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囿于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其现代化建设必须对以下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其一,文化的多元性及各民族文化平等问题: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它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因而中东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应当承认各民族文化平等性,尊重其历史价值,从而缩小各民族心理上的差距,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不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在此进程中形成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和谐、民族团结的现代国家,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

其二,全面彻底解决阿以、巴以矛盾,消除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动荡局势使中东国家防务负担沉重,牵扯和占用了其大量精力和宝贵资源,也使得国内外投资者对发展前景心存疑虑,对投资安全性忧心忡忡,矛盾解决将使中东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其三,解决好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不协调的问题,对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使之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而不是阻力。中东现代化明显脱节,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引起政治上相应的变化,政治上的不民主和国家权力的滥用导致社会动荡及经济发展偏离市场规律,是对中东现代化长远发展的威胁。

在近代以前,中东一直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各民族都以其勤劳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只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世界现代化的启动,打断了中东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目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面对的文化挑战,主要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面对道路选择和利益分配的自然反映,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不得不面对。因而在中东现代化发展中,使各个民族、群

体都能平等享受其带来的成果,是解决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王新刚.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47.
- [2]Nurit Yaffe, Dorit Tal. The Arab Population in Israel [R].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ovember, 2002, p2.
- [3]Joost Jongerden,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R]. The Global Review of Ethnopolitics Vol. 1, No. 1, September 2001, p81.
- [4]Murat Somer. Failures of the Discourse of Ethnicity: Turkey, Kurds and the Emerging Iraq [J]. Security Dialogue Vol. 36, No. 1, March 2005, p113.
- [5]Abderrahman EL Aissati. Berber in Morocco and Algeria: Revival or Decay? [J]. AILA Review, 10, Case Studies in Minority Languages, pp92-93.
- [6]Henri J. Barkey. Preventing Conflict Over Kurdistan [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9, p7.
- [7]Michelle Seligson. Arabs in Israel: Political Tolerance and Ethnic Conflict [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olume 19, Number 1, 1983, p58.
- [8]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The Berbers of Libya [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ERD), 2004, pp6-7.
- [9]杨雪冬. 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 一个理论综述 [DB/OL]. <http://www.ceth.net/zjz/xscgk/200502240720.htm>.
- [10]Kenneth Katzman, Alfred B. Prados. The Kurds in Post-Saddam Iraq [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14, 2005, p5.
- [11]刘鸿武, 姜恒昆. 列国志——苏丹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39.
- [12][德]迪特·森格哈斯. 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M]. 张文武,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都永浩]

## Moderniz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ultural challenge during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countries

ZHANG Yan-ju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11)

**Abstract** Because of complicated historical factors, th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generally facing the challenge from domestic binary culture, and therefore extreme defects when building the national countries. The root of it is that under the pressure of modernization, these defects are represented a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wh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profit-concerning groups select various routes of modernization and distribute profits in various form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ed during building the national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key i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ies and make all the nations equally enjoy the fruit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Middle East, building national countries, contradiction of binary culture